

世界文学小丛书

风雪



《世界文学小丛书》

风 雪

《世界文学》编辑部编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风 雪

《世界文学》编辑部编

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永安路10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固安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6开本 6.4印张 130千字

1985年10月第一版 1985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18900 册

统一书号: 10263·024 定价1.10元

出版说明

随着党的两个三中全会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，四化建设蓬勃发展，神州大地欣欣向荣。我们中华民族正意气风发地努力提高科学文化水平，开拓高尚的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，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。我们迫切需要全面地认识世界，了解外国的社会与文化，从中吸取精华，提高自身文化修养；而有分析地广泛阅读世界各国的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，正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有效途径。有鉴于此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《世界文学》编辑部特与光明日报出版社合作，编辑出版《世界文学小丛书》。

《世界文学小丛书》由《世界文学》编辑部编辑，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；着重介绍二十世纪世界各国优秀文学作品，其中以中短篇小说为主，兼顾散文、诗歌、戏剧等其他体裁。

《世界文学小丛书》以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、学生、文艺工作者、外事干部以及广大外国文学爱好者为读者对象；内容通俗易懂，文字浅显

优美，可读性较高。为帮助读者了解本丛书所介绍的作家，还配有作者简介等辅助性材料。

《世界文学小丛书》将分辑陆续出版，每辑十册，每册约十三万字，便于读者公余闲暇携带阅读，在惜时如金的当代中国社会，有利于合理地支配和使用自己的时间。

《世界文学小丛书》是《世界文学》编辑部向广大年读者介绍现当代外国文学的一种尝试。不当及谬误之处，敬请各界读者不吝指正；有关选材、译文、编排、装帧等各项事宜，也欢迎提出宝贵的批评和意见，以便今后不断改进提高。

《世界文学》编辑部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1984年11月

目 录

石川达三

风雪 于 雷译 (1)

伊藤左千夫

野菊之墓 唐月梅译 (60)

三浦绫子

逃亡 陈喜儒译 (113)

五木宽之

看海的杰尼 刘和民译 (189)

作者简介 (221)



风 雪

石川达三

于雷译

又是冬天了。幸福的家庭也罢，不幸的家庭也罢，风雪的清晨，都是一样白。战败的灾难和雪花一起，又沉重地飞落在人们的心窝。积雪之下，人世在动荡，象冰河一般缓缓地流；哪年哪月，才能流到明媚山乡里的春天啊，谁也不知道。直到那一天，人们不得不象田里的麦苗，披着白雪生存。

田里的麦苗，在春回大地之前，一直被埋在雪里，忍气吞声，静悄悄的，只得挣扎着生存下去。最大的希望，也便是最大的痛苦。

又是冬天了……妇女们觉得今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长了两倍。觉得太长，正是由于盼望它短些。尽管盼望，冬天是不可能缩短的。不能缩短，这就更加烦恼；越是烦恼，就越觉得冬天太长。度过这漫长的冬季，男人们冷得难熬，妇女们看在眼里，难以忍受这亲眼目睹的痛苦。这苦痛，在妇女来说，



是双重的啊！

冷得更厉害，长街之上积雪了。于是，前陆军少尉中原宏，从在陆军病院截了肢的右腿直到右腰，坐骨神经痛得越来越严重，不论白天或夜晚，几乎睡不了觉。冈部贞枝便把披肩蒙在头上，冒着风雪，跑到药房去给他买来了安眠药。病人睡了，昏睡中挨过冬天的十分钟、二十分钟。病人睡得时间越长，冈部贞枝就越高兴。她确信春天一到，丈夫的病一定会好，因此喜在心头。若是到时候病不好可怎么办？她还没有想过那么远。由于不想这些，这个女人才获得了片刻的宁静。原是心灵的怠惰，勉强支撑着她心潮平稳啊！

她自从和中原宏同居，在这个公寓里住下来，眼见变成了个肮脏的女人。女人变得肮脏，总该有什么深刻原因的。冬天一到，她的手指关节就长起皴来，耳垂也生了冻疮。她整天系着围裙，累得喘吁吁的，还用优美的声音歌唱。歌唱，这说明她对生活一定是十分满足。变得脏了，却很高兴，究竟是什么样的幸福降临到她的头上？这，谁也说不清。

她这个女人仿佛就是为了当个护士才降生的。她护理病人的时候显得无上的欣喜，竟沉浸在那么喜悦的气氛中，不要说梳妆打扮，似乎连觉都不想睡了。

这个房间楼上的佐佐木史子，天天早晨弹钢琴，楼下的冈部贞枝便伴着钢琴声歌唱。佐佐木史子每天上午在家里教学，下午外出授课。听不见她的钢

琴声，病人就睡了。昏睡中，又度过隆冬的十分钟、二十分钟。春天不远了。在等候春天来临的这当儿，冈部贞枝又是忙着洗衣裳，又是忙着做饭菜。

楼顶晾衣服的地方，北风迎面吹个不停。她去把洗过的衣服晾晒起来。衣服冻得硬梆梆的，一连串伴着北风哗啦啦地飘舞。中原宏失去了右腿，但是他的裤子下端，两只裤腿却依然完整无缺，只是右边的裤筒从未伸进过脚去。这两只裤脚在竹竿上跳起舞来，女人看了自然很痛心，很想把痛苦的心情对谁倾诉。但是，丈夫已经睡了。

她下楼的时候有个习惯，只用五分钟或十分钟，到佐佐木史子的房间去串门。

“唉哟哟，好冷！让我烤烤火”她象个小姑娘似的，边抽嗒着鼻涕边伸出手来烤火，呵着白花花的冷气。她那丰腴、殷红的嘴唇和隆起的前胸，表明她十分幸福。

佐佐木史子瞪大了眼睛瞧着她。这个女人，生活中什么地方幸福呢？很难想象一个神经痛得终日呻吟的缺腿男人，却能给与足以使她陶醉的爱抚。女人是把幸福看得重的。佐佐木史子按常识来说，女人的幸福是从男人那里得来的。然而中原宏能够给予女人的幸福，可以说一无所有。佐佐木史子本想按常识来判断，而冈部贞枝却悖离了常识，因此她不懂，感到离奇。假如离奇就离奇，不懂就不懂，那就是自己的失败。若不甘于失败，只有主动地蔑视对方遵循常识的女人对于悖离常识的女人是不能理

解的。因此，只好蔑视她。史子在钢琴前坐下，盘起两条腿，叼着香烟，审视着对方。对方正在火盆上烤她冻僵了的手，中指关节破裂的地方冒出血来。她竟然象一头野兽似的，伸出舌尖舐伤口。至于史子正在轻蔑地看她等等，她毫未介意。

“多脏！擦一擦吧！”史子从运动裤的衣袋里掏出纸来，抛在贞枝的膝盖上。贞枝筋鼻一笑：

“可香哪！”

认为手指上冒出来的血太脏，这是常识性的判断；认为很香，这是悖离常识的判断。这两种感情，是两股道上的车，毫无妥协的余地。佐佐木史子甘拜下风，默默地瞧着；冈部贞枝又伸出舌尖来，把聚多了的血又舐干了。那态度满不在乎，仿佛在说：“有啥了不起！”舐手指上的血还说“好香”的人，心里不会有什么不幸的阴云。她那舐血的嘴唇水灵灵、红扑扑的。这个忘记了打扮的女人，活象个滚得满身泥巴还玩得入迷的小孩子，不象是故意出洋相。

“你很幸福呀！”钢琴家话锋一转，又采取了评论的态度。这很象有的国家，吃了败仗才宣告战争是罪恶的。她放弃了战斗，冷冷地俯视着对方。对方正陶醉于盲目的幸福感。那副憨态在别人眼里，无非是情痴罢了。贞枝受过专科教育。如果她真的认为服侍一个经济上、肉体上几乎全都不中用的中原宏，就是说，只要守着个男人便是无上的幸福，那么，她太无知了。然而，批评家常败给实践者。贞枝那愚昧无知，沉湎于幸福之中的天真样子，委

实有一股不可征服的顽强劲儿。违背常识的人，比遵循常识的人更加坚硬。

“你说我幸福？”贞枝摇摇头笑了。她那冻红的脸蛋泛起纷乱的阴云。

“我幸福吗？近来还没有想过这些事呢？倒是史子小姐非常幸福哟！象我这号人，能够活下去，就算到家了。”

她眼里噙满了泪水。泪水之所以抢在语音之前涌了出来，是由于她内心中堆满了什么苦痛。史子吃惊地俯视她，半是宽慰，半是同情。心想：她毕竟也是不幸的呀！史子从常识出发，总算找到了结论。了解到贞枝嫁给一个缺腿丈夫，一定是很不幸的。不料，那纯属不幸的贞枝却撩来裙角，擦干了眼泪，嫣然一笑，站起身来。

“好吧！我走啦。我也想整天地弹钢琴打发日子哟！”

听那话音，又象羡慕，又象讥讽，说不定还是反语哩。一定是尖刻地奚落史子：“整天弹钢琴，顶个屁用……”

于是，常识性的判断又一次惨败了。

一阵轻微的旋风搅动了贞枝的心。她回去了。归去时那急促的脚步声，似乎用脚践踏沙，听起来冷清清的。史子弓身在暖炉旁，又添了一炉炭火。是啊！独自一人整天地弹钢琴，委实有些凄凉。在自己的生平中，音乐究竟算得了什么？无非是一种兴趣，一点精神食粮，此外便一无是处了。她对于

要活下去的明天，并不抱任何希望；只不过认为只要活下去，总会有幸福从什么地方降临。宛如圣经上所描绘的那些姑娘们，为了迎接说不定什么时候才能显身的天主耶稣，她们只好悬灯守候。史子也长吁短叹，等候着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降临的幸福。已经等候多年了，灯油即将熬尽了，战争把幸福的憧憬夺走了。她的丈夫战死在菲律宾，连块骨头碴也没有运回来。心中描绘过的家庭设计图，不过是渺茫的期望罢了。屈指算来，幸福的日月太少，还不满一巴掌。因此，记忆才反而鲜明和可贵。不过，失去了的幸福幻影一旦浮现在脑际，现实生活的辛酸便又兜上心头。钢琴只能奏起往事的韵律，却唱不出希望之歌。冈部贞枝只哭了五分钟，而且慨叹道：“只要活下去，就尽最大的努力啦。”女人的眼泪是不可思议的。叫人想到：叹息和眼泪之中，说不定也还充满着幸福呢。在一个只为了活下去便累得精疲力尽的女人来说，她一定怀着宁肯精疲力尽也要活下去的那种幸福感。联想至此，佐佐木史子感到人生太无聊。每当感到人生无聊时，女人总一再地梳妆打扮，仿佛打扮打扮，就会展现出另一种人生。

她经常去教课的那一家，今夜邀她去参加舞会。只要有人邀请，她夜夜如此，一定去玩。不过，近来她察觉，越玩，灵魂的疲倦，越沉重地压在内心深处。然而，若是不出去玩，就要独自熬过那漫长的黑夜，要忍受孤独的折磨。她面对明镜，涂起了

口红。可是，单靠这寻常的朱红之色，怎能掩盖住挂在嘴角上的凄凉！她又茫然失神了。

战事紧急之秋，冈部贞枝自愿申请当了陆军医院的护士。她之所以自愿当护士，也是因为她讨厌按“女子召集令”被赶进工厂。另一方面，她想亲手服侍那些伤后虚弱的男人，憧憬母亲一般的喜悦。象妈妈抚爱自己的孩子，冈部贞枝也在抚爱着伤病员。她置身于衰弱已极的伤病员之中，总是那么活泼和愉快。

在战争年代，中原少尉不过是一个既本分、又平凡的普通患者。开始进行职别训练以后，他却拼命地学起珠算，因为他想依靠珠算的专长维持其后的生活。自从战争结束那天，他又成了一个重病号，成了个乖僻易怒和心情郁闷的患者。正是那股执拗劲儿，才迷住了冈部贞枝了

中原宏在战火中失去了双亲和妹妹，成了只靠一条腿支撑着五尺身躯的孤独患者。医院关闭时，贞枝拿定主意把无家可归的中原宏接来。当时中原宏怒道：

“要饭吃，还是喂狗去，咱不在乎。你放开我！”

“不过，你不是神经痛，不能走路吗？要吃饭你也摸不上大门！”

“不能动，就悄悄地躺着！”中原宏满不在乎地笑了。

“在你来说，顶要紧的是安静！”护士象个妈妈，



深情地微笑着回答。“等你养好了病，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，爱上那儿随你的便！可是在养病期间，护士的话可要绝对服从哟，懂吗？”

自从用医院的汽车把中原宏接到冈部贞枝的宿舍以来，他们名义上是夫妻，实际上仍然是护士和患者的关系。看样子，中原宏几乎很讨厌贞枝。他拒绝请医生，拒绝打止痛针，还砸碎了算盘。他边痛苦呻吟，边拄着拐杖在周围徘徊。对于贞枝，他不仅毫无谢意，也没有爱情，似乎还在刁难她。但是，冈部贞枝服侍这样一位捣乱的患者，却总是一边用鼻音哼着小曲，一边忙着干活。

“病人都是那个样。若是一桩桩都当真起来，那就没法子护理了。”面对佐佐木史子那副困惑不解表情，冈部贞枝只是笑着如此答辩。不过，语气可是护士失去了激情的那种职业性的口吻。说不定贞枝对于中原宏并不怎么爱。看起来，倒象耍蛇人吹笛子，是为了叫眼镜蛇跳舞。她就是指挥着不亚于眼镜蛇的中原宏跳舞取乐的，这使她享受了残忍的狂欢。

秋去冬来，天一冷，中原宏的神经痛更加严重，还发烧。患者无力反抗，终日卧床不起，听从护士的摆布。那时候，贞枝从楼上晾衣场下楼，顺便去拜访史子。

“他今天病重，疼得直叫唤哪！”贞枝说着，笑了起来。

看她那张笑脸，佐佐木史子虽然已经习以为常，

却总是心里不大舒服。因为那张笑脸里隐藏着伪善、虚假和欺骗。如果不是欺骗，便是冷酷无情了。

“你为什么笑？”史子忍不住问道。“你不是说中原宏先生病得直叫唤吗？为什么你还笑了呢？”

“唉，有什么法子哪。”

“那叫什么话！你不爱他吧？”

“大概是不爱！”贞枝面不改色地说着，避开了话头。佐佐木史子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她对于一条腿的残废人，哪里会有什么爱情。

“你们一直生活在一起呀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贞枝把话咽了回去。“可是……前途，没有一点希望哟！”

那张脸又露出笑容。史子严肃地问她：

“今后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今后的事我没有想过。一天天地活下去，就很不容易啦。就这样也行吧！你还不是不一样？今后不也是毫无目标吗？不过是教钢琴维持一天的生活罢了。大家都一样，不单单是我”。

不曾想把话题扯到这儿来了。史子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又遭到了惨重的回击。于是，被她嘲笑了自己的生活确实也是十分空虚。明天，哪里有什么计划？哪里有什么希望？她想起了死去的丈夫。对自己的百无聊赖，难过又非常痛心，可是冈部贞枝究竟爱的是什麼，和中原这个缺腿人结合在一起了呢？为了一团漆黑的所谓幸福而献出身心，宁愿牺牲自己明天的希望，这是愚蠢！贪图给残废军人作

伴侣的虚名，不惜葬身于毫无希望的婚姻，这又是女人家的愚蠢！史子庆幸自己的爱人没有成为残废而干脆死掉，倒要谢谢他呢。

“我怎么想也不了解你的心。即使了解，我也绝不赞成。是爱上了哪一点，你和一个缺腿人结婚了呢？”

“有什么不好，那种事呗。”可能是觉察到受了侮辱，贞枝的回答意外地冰冷。

“不好。”

“我认为有没有腿不成问题。”

“成问题！大成问题！”

“不成问题，看你是否心甘情愿。”

“为什么非心甘情愿不可？”

“那么，若是结婚以后碰上交通事故成了残废，难道你还离婚不成？”

“那，情况可不一样。”

“一样哟？我认为心情是一样的。爱情和形体如何是没有关系的。”

“有关系。形体残缺不全的人，灵魂也不会完整。”

“偏要爱那破碎的心，也是有的。”

“那么，你很爱他？”

“我也说不清。”贞枝摇了摇头。

“爱情嘛，就是那么回事，有也罢，无也罢，都是一个样。”

这便是生活。提起相爱来，似乎很多情，却又

似乎充满着无边憎恨；常常感到绝望，却也并非不曾怀着希望。与其说是希望，莫如说是幻想；幻想和希望没什么两样，说不定绝望和希望也是一回事，每当中原宏痛苦难忍时，就用手掌拍打他那多毛的前胸，牙咬得格登登地响，用发烧的双臂把贞枝抱住。抱得那么紧，令人疑心是不是要掐死贞枝。他一边冒着虚汗，一边狂暴地纵情施欲。就在这绝望的拥抱中，贞枝陶醉在一片辉煌的希望里了。男人由于残废，由于右腿只剩了半截，这就更加珍重健康女人的爱情。在绝望与希望奇妙的汇合点上，既有爱情，也有憎恨。纵然是没有希望的明天，在今日错综复杂的冲突中，也具有足够一个女人活下去的力量，具有使生命、也便是寓于有机体中的魅力延续下去的力量。

“决定到温泉去。要带你的。”贞枝在中原宏耳边小声地说。

冰冷的月光好象冻结在玻璃窗上。已经是下半夜了。贞枝双手勾住男人的脖子，把脸贴在男人宽大的肩上呼着热气说：

“一冬天都在温泉，二楼的佐佐木史子先生，她很熟悉温泉旅馆。可以租一个小小的独门独户来住，自己做饭吃。那有多逍遥自在呀。然后好好烫一烫，就会好的。听说这样治神经痛最有效。还听说有的病人去的时候躺在担架上，挂上半个月就能自己走回家了。听到好消息啦！我求佐佐木先生今天就发信。坐火车只用两个小时。你坐两个小时的